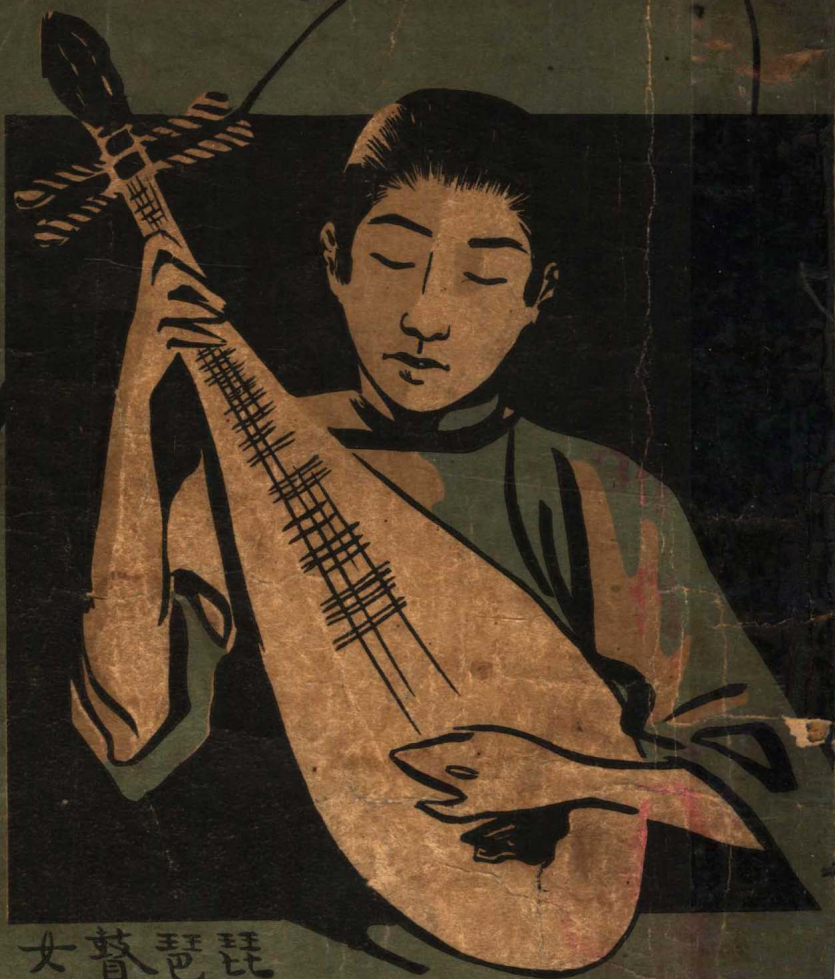


# 聞異湖江



杜宇

女簪琵琶

版出堂文會海上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三版

江湖異聞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輯者 蕭山謝峻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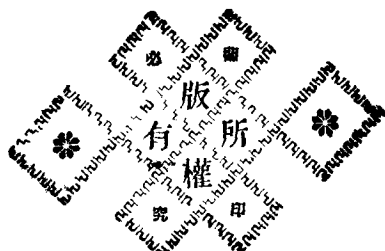
訂者 琴石山人

刷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發行所 上海會文堂書局

漢口黃陂門底街  
廣東雙門底街  
北京楊梅斜街  
奉天鼓樓大街  
濟南西門大街  
長沙南陽街



總發行所 上海會文堂書局

河南路  
拋球場

## 例言

一本編所紀。皆江湖間畸異人物。其瑣瑣大者。自有正史紀載。概不錄入。故曰江湖異聞。

一本編係搜集前清一代名家著述。及近人筆記而成。其事固奇。而其文亦復痛快淋漓。聲繪盡致。足以鼓讀者之興味。

一本編雖係搜輯羣書而成。然有一人之事。散見于各家著述中者。或彼此所紀。互有同異。本編會而通之。以求首尾完具。

一藝文或有過于冗長。或文筆太晦弱之處。本編略加刪改。以求醒目。

一本編凡遇長篇文字。俱爲分析段落。以清眉目。使閱者興趣盎然。而無繁冗之苦。

編者職

## 敘

劍俠盛于唐代。其後遂絕。而復盛于清初。散見于各家著述者。頗夥。此類人物。類皆混迹于風塵屠販之中。出入于山顛水湄。舟車往來之地。以白刃爲生涯。以鋤擊彈暴。殺人報怨爲習慣。雖其人其事。未必盡出于正。要亦我國民一種武德。所表示于後世者也。本編搜集明末至清季三百年間江湖異人。彙爲一編。其中所述。武俠之事。十居八九。其事則可泣可歌。其人則可驚可喜。昔蘇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始。皇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世有蘇子美其人者乎。以是編爲下酒物。吾知一斗不足多也。

中華民國六年三月

編者識

# 江湖異聞目錄

年大將軍師及其幕客

劉國軒

甘鳳池四則

白泰官

淮上異人

鐵胎弓

客吃煙

王文正

清超馬公軼事

劍俠三則

名捕梁科

護餉劍客

韋弦佩

徐三癩脚

楚壯士

某樵者

髯俠

僧雪裴

打卦者

女俠

遼東客

有外山王

鐵大椎

金錢李二

黃洪元

草庵和尚

保定名捕

琵琶瞽女

俠妓方芷

陳文偉

黃玉耳妻

蔡世科鐵

鐵肚皮

竹冠道人

高辛集異人

僧妙諦

髯參軍

毛生

楊娥

馬僧

吳六奇

汪十四

秦淮健兒

葛衣人

我來也

邱麗玉

雲娘

田七郎

修客

崔猛

記盜

海盜

江湖異聞目錄

二

李士傑

響馬盜

袁彈子

韓鐵棍

江右少年

某公客

熊子靜

聶書兒

游一瓢

僧阿頗

番僧

索家奴

齊大

僧天放

吳重光

黃孟通

褚復生

葉氏子

魚壳

傅卓園

李蘭如

俠客借銀

篋侍御客

摺差

十四兄

金陵樵者

長興莊叟

鄒友仁

步家兄弟

伊密之

南海生

河海客

袁麟菴

白和尚

陶先生

呂尙義

阿里瑪

衣衣道人

董蕙娘

雲鼎叟

淮陽難女

楊黑鐵

左道

盧生

汪子雲

絳幘生

韓氏女

楊八

李東懷

閔先生

包立身

石達開

詩賊

蔡牽餘

沙七

壁飛

盜師

沈衡章陸學海

杜憲英

鐵鏹僧

冒盜

鏹師婦

段珠

三齊少年

張汝祥

邱小娟

苗喜鳳

高二爸

毛方壺

詩丐

癡女子

沈萬山

# 江湖異聞

## 年大將軍師及其幕客

清年大將軍。薨堯幼時。其父遐齡。攜遊山寺。遇一道人。氣度充遠。顧見薨。撫之曰。奇貴。惜欠後福。遐齡異其言。問可術禳否。道人曰。術何能爲。能從我學三年。變化氣質。或萬一耳。遐齡欣然。請道人館其家。道人許之。既至。擇高樓。與薨堯共居。索桌凳數十具。置樓上。樓去梯。飲食便溺。以繩上下。約三年。乃得下樓。遐齡既如約。不復聞。家人間至樓下竊聽。但聞樓上步履聲。踊躍聲。挪移桌凳聲。指揮進退聲。若演陣者。逾年。則聞書聲琅琅。至夜不息。書語噫奧不可解。又逾年。寂然無聲。從他樓覘之。則兩人相對瞑坐。至是已三十月矣。會遐齡妻病急欲見子。遐齡難之。妻搥牀哭泣。遐齡不得已。梯而呼焉。道人張目曰。敗矣。學備而養未至。他日必以氣債命也。歎息辭去。朱克敬

將軍既貴。幕下有一紙匠。疊紙百千幅於案。以小鑿自上而下。鑲諸花樣。餘紙皆徧。而獨留極下一紙。無纖微鐫劃痕。斯已奇矣。又有庖人。裸人肩背作几案。置生豚一二斤其上。揮雙刀雜沓剝之。旁觀者咸驚咤失次。及肉成糜。而背無毫髮傷。則更奇之又奇矣。闕名

## 劉國軒

蒲田林教授清標言。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東異僧泛海至。技藝絕倫。袒臂端生。斫以刀。如中鐵石。又兼通壬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方招延豪傑甚。敬禮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爲間諜。欲殺之。而懼不克。其大將劉國軒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詣僧款洽。忽請曰。師是佛地位人。但不知遇摩登伽。還受攝否。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變一驗道力。使衆彌信心可乎。乃選鬘童倡女。姣麗善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爲蝶狎於其側。柔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已欽然落矣。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敢縱觀。至閉目不窺。知其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所論頗入微。但不知椎埋惡少。何以能見及此。其縱橫鯨窟十餘年。蓋亦非偶矣。紀的

## 甘鳳池

白下甘鳳池。精技擊。善運氣。能手握錫器。使鎔爲汁。從指縫中流出。江湖間無敢敵者。有僧云。自少林來。開羅訪焉。甘曰。姑毋交手。我負牆立。任爾擊如何。因先日要約。屆期擇寬敞地。觀者如堵。甘坦腹倚石碑而俟。色甚暇豫。僧於十數步外取勢。奮拳而擊。間不容髮之頃。甘聳身躍起。高丈餘。僧拳誤中碑上。石斷壓肩。而臂折矣。狼狽遁去。此僧力過鶩育。甘蓋勇而智者也。一日甘舟行。忽有人自窗隙探白蠟杆入。擊之甘。駢兩指。捺其肘於案。持杆人百計抽取不脫。詢曰。爾爲誰。答曰。我南京甘鳳池也。乃緩言曰。識爾矣。乞恕唐突。甘釋手縱使去。采衛子

時有打人王者。黃橋農夫子。膂力絕倫。能飛身躍屋。屢數丈官河。若平地。屢不沾濕。泰境好勇者。與鬥。多被創。遠近震其名。遂真以爲天下無與敵矣。然拳法無師傳。性又蠢。不可以情理喻。識者不屑與之搏也。一日。甘鳳池過黃橋。行囊告乏。售技於市東。觀者雲集。王聞之大憤。雞鳴奔甘寓。叱曰。何物狂奴。目無餘子。獨不聞黃橋有打人王耶。甘曰。初經上國。實出不知。乞宥疏忽。王不答。遽觸以首。甘退身避。且曰。窮途行乞。非得已也。容竭誠負荆可乎。王搖首。復力觸之。甘猶退讓。既見觸不已。乃腹禦之。徐曰。得罪得罪。王踉蹌踣敗牆側。牆壞。顛羹害中。力掙乃得出。抱首遁。晌午。見一四十許人。鬚髮如蝟。持酒榼入門。問姓名。打人王之兄也。甘大駭。疑必負絕技。爲乃弟報復者。聳身躍數十步外俟之。其兄笑曰。勿爾。予非角力者。劣弟屢戒弗悛。今受創始知天下尙有偉人。從此當不敢萌故智矣。今特以斗酒酬大德也。甘始釋然。與爲禮。明日。詣其家謝罪。打人王慚弗見。戴蓮芥。

或云。康雍間。以拳勇鳴於大江南北者。凡十人。甘鳳池尙係第七手。第一手乃僧某。日食人腦三枚。第二手係呂晚村之女。年十六七。而身輕如燕。江甯藩庫。門戶不啓。忽失銀二百萬。將軍等大驚。冥搜無跡。或告曰。必呂女盜也。訪之果然。不得已軟語求還。女曰。諾。於某日。扁庫。我當送來。衆於是日重兵守庫。觀其何以運至。忽若有飛鳥入。亦不之覺。既而杳然。開庫視之。銀堆貯如故。不知何術致此。第十手名白泰官。藝不及人。而能騰蹕空中。一躍數十丈。九人因和尙淫凶已極。一方受其荼毒。官不能制。思除其害。約甘共往。和尙亦不懼。持大鐵杖。重三四百斤。運動如飛。衆悉力接戰。鬪酣之際。不防白泰官從空飛下。直劈其首。自頂至項。已分兩半。猶苦鬪半時。呂女以

鎗戳其心始倒。真奇勇也。甘鳳池晚年。曾寓太倉張氏。時梅花盛開。衆酌酒譚賞。並求獻技。甘曰。諸君皆文士。奚用武爲。無已。作落梅之戲何如。使人諳誌花朵。索縣花一團。摘少許。圓如鈕。大立百步外。擲之。梅花朵朵墜。無少差者。縣花至輕之物。而用如彈丸。亦奇矣。又嘗游濟甯。有李公子者。其地之豪族。且係高手。知甘至。盛筵招飲。初見面。彼此一揖。甘方折腰時。李雖還揖。而借其低首。一足由其頭上閃過。試其知否。甘如不覺。周旋而退。李謂此公徒負虛名耳。方自詡間。甘遣人送一紙裹至。開見寸許大青白綢兩小塊。不知何意。再四思索。忽悟己所穿夾褲。是此顏色。急視之。襠中對穿一洞。蓋舉足際。甘已手撮其襠矣。李固迅疾。而甘更神速。李遂款留而請受業焉。闕名。

又有妓極淫。竊目接數人。猶不愜意。甘聞。往宿焉。連內功御之。妓初甚歡。漸不能支。久而愈堅。如鐵棒衝突。痛楚難勝。叩枕哀求。罵笑而罷。甘炫其術。不能韜諱。掉行街市。遇驢負米穀者。輒挺腹擗驢倒。囊破米出。狼籍滿地。驢人不敢與爭。忍氣經饜良久始行。甘樂甚。自詡得計。屢爲之。驢人積憾日深。稔知運氣者。最畏柔梗抽擊。伺其近驢將擗時。驟以長鞭迎擊之。氣結不能散歸而脹死。恃術者終以術敗。可不慎哉。采菴子。

### 白奉官

白奉官。武進東鄉人。精掌勇。常爲人保鏢。翺遊數省。未嘗有敵。一歲爲人領鏢至山西。入太行山。休於逆旅。忽一僧持帖來拜。自稱鐵肚佛。知綠林之魁也。自聞來意。僧曰。耳君名久矣。將來較藝。今憑君先打三拳如下。

中物悉當見惠。白怒。擇要害處。盡力擊之。僧不少動。白大驚。僧笑曰。技止此乎。原銀勿動。明日當來取也。白終夜自思。不能成寢。忽憶師言。凡遇僧道。挺身出關者。必有絕人之技。惟能鍊氣。將人道縮入小腹者。不可輕敵。今僧猶晏然下垂。似尚可乘。次早。僧驅健騾來。白迎之。笑曰。吾師神勇。僕已敬佩。能再憑我一拳否。僧曰。可。蹲伏不動。白於數十步外。取勢猛進。但聞僧狂叫一聲。兩腎丸已爲白挾置掌中矣。閱年餘。白在家閒坐。忽一女。年二十許。闖然入。褰弓縛褲。類北人裝束。問白某安。在白揣來意不善。問卿何人。欲見吾師。吾師爲人保鏢去。約半年方得歸也。因留坐獻茶。適庭下有堅木數截。以指撮之。碎如刀削。烹茶以進。女曰。旣汝師他往。我鐵肚佛弟子也。乞致聲。三年後當再奉訪。遂去。視所步處。入石三分許。如刀刻云。闕名。

### 淮上異人

宋韓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奇術。嘗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尙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靛面赤鬚。猙獰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周亮工

### 鐵胎弓

乾隆間。紹興某方伯開藩滇南。引疾將歸。而慮遠道金多。或遭不測。聘張某護送。張適遠出。其子婦及少女。應招至。酌釀金若干。各跨一健騾。攜鐵胎弓鞍旁。行萬里。若涉坦途。旣抵紹。方伯心謂女子有何武藝。徒以大言欺人。

中悔欲減半資。兩女變色言曰。我張氏鐵胎弓。累代馳名。前在某山某隘。皆盜藪所。以帖然者。以我兩人從耳。遂策騾至教場。張弓取鐵丸對彈。但見兩彈相觸。錚然迸落。連發二十餘丸。無一參差者。觀者駭絕。方伯無言。付金如數而去。闕名。

客吃煙

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於某有司。數月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於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訪客何技。客曰。吾善吃煙。衆大笑。因詢能吃幾何。曰。多多益善。於是置煙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出前所吸烟。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張潮。

正文正

正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正文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卽棹片席渡江訪之。正文亦浮磨江中迎之。諮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拊正文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正文急用鬚自覆。圍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啓之。釘已出三寸許。正文嘆曰。命也。遂死。

## 清超勇公軼事

超勇公索倫人。卽伊徹滿洲也。少以軍功累晉公爵。聞公出征時。沿途供億。必遣心腹偏將某甲。前驅預備。公平日嗜好。唯某甲能知之。凡啓節。每到驛館。下馬。卽顧某甲。問所需各物俱備否。某甲鞠躬對曰。諾。公色然喜曰。好孩子。狠會辦事。甫入門。某甲手捧髹漆紅盒一。屈膝以獻。去其蓋。內盛徑寸大龍龜百枚。蝸蛆蜚蠊龜蠃等物。稱是。公一一去其鉗爪。生啖畢。某甲侍公登堂。樑左右懸巨蛇。粗如瓊。長丈有奇。公睨而嬉笑。拔金錯刀。寸斷大嚼。如齧甘蔗。食訖。某甲屈單膝告退。公獨入後室。內有蠢胖村婦八人。年皆二十以來。裸體以待。公一一遞接已。乃呼從者。具湯沐。進冠服。出見客。客退。又呼某甲來。讚之曰。好孩子。狠會辦事。凡沿途供億如此。方慚公意。不則竟日忽忽不樂。戲下部曲。訶責鞭笞。無所不至矣。又聞公過戈壁瀚海等地。常數百里無人烟。村婦難致。則以肥壯水牛代之。故出征必多帶水牛聽用。按日輪交四牛。牛輒不能與公敵。公恨其不能勝任。則手刃。嗣而生養之。親公所爲。可謂奇人。彼樊舞陽之生食豚肩。常開平之與虎豹交。以公較之。皆不足爲奇矣。里葉子曰。相傳公能伏地聽百里外馬駝聲。且知敵軍有無多寡。人皆以公天授。不知北魏時斛律金行軍。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公旣久於戎行。閱歷較多。不難留心。師其遺意耳。又聞公英姿蓋世。氣攝三軍。而平生最憚阿文成一人。當從阿文成出師時。每召計議軍務。公輒兢慄異常。汗多透甲。故阿所運籌。一以命公。無或違誤。阿文公所在。克奏膚功。皆公之力居多云。許叔平

劍俠三則

國初。桐城姚端恪公爲司寇時。有山西某。以謀殺案。將定罪。某以十萬金賂公弟文燕。求寬。文燕憚公方正。不敢向公言。將私取之。一夕。公於燈下判案。忽梁上男子。持匕首下。公問汝刺客耶。來何爲。曰。爲山西某來。公曰。某法不當寬。如欲寬某。則國法大壞。我無顏立於朝矣。不如死。指其額曰。取。客曰。公不可。何爲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知也。騰身而出。但聞屋瓦上。如風掃葉之聲。時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喪首於車中矣。據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飯畢。上車。行數里。忽大呼曰。好冷風。我輩急送綿衣往視。頭不見。但血淋漓而已。端恪題刑部白雲亭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袁枚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齎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扁額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僨官吏。告曰。僨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金。曰。我稍知踪跡。可覓車子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墟。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常自得消變。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傾之。傳呼令人。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

及許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訊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問曰。甯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將息了却去。卽有人引至一院。扁門而去。日子三餐。皆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累累有物。審視之。大驚。然無隙可逸去。

徬徨達曉。前人復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

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惘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令歸舍。并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若干寸。甯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王士禎

陳州宋鏡予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明神廟時。在兵垣。劾李甯遠。疏至一二十上。甯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鳥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扇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甯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周亮工

## 名捕梁科

褚祚典。明嘉靖時關中諸生也。性豪誕。好馳馬試劍。尤善超距。嘗與諸健兒較藝。一躍能摩真定府銅佛頂。諸健兒咋舌稱贊。謝不及。素嗜賭。一擲千金立罄。負輒與諸健兒伏莽探丸。藉獵獲以償賭。後以從征倭寇得官。游

攪山東按察使。平時所交綠林錦帆之徒。暮夜猶與往來。遇大腹賈挾重資。必邀同獵取之。楮亦自鳴得意。樂與從事。一時童謠有云。君勿行江湖。水有吞舟魚。君勿行郊藪。陸有攔路虎。故凡估客舟車所至。莫不惴惴患盜。各有戒心。撫軍聞之。以語楮曰。道路童謠。君聞之乎。楮唯唯。撫軍正色曰。今外寇甫平。萑苻未靖。商賈不道。民何聊生。君職司爽鳩。應爲民除害。坐視不理。將何以辭其責也。楮聞之。無任主臣。惶恐也。見史記。急檄所屬府州縣。嚴行緝捕。如敢姑息寬縱。立予糾劾不貸。各屬奉檄畏劾。疊限比捕。卒無所獲。時湖南有名捕梗科者。年七十餘。家居柴門。久已罷役。羣捕畏比。因贖資具厚幣。遣使求助於梁。梁初以年老無能爲役。固辭。既款使者以酒。酒酣談少年時捕盜事。精悍之色。見於眉宇。使者拊掌贊嘆。故諛詞以激勵之。謂今盜風雖熾。均非公敵。如勉爲一行。使若曹知捕班中。尙有老廉頗在。當不敢爲。否則若曹不謂公年老。反笑公膽怯。當日之英名掃地矣。竊爲惜之。梁不禁耳熱技癢。掀髯笑曰。汝激吾耶。不得已。偕汝一行可乎。使者大喜稱善。不日同至山東。羣捕接見甚歡。命謂登圃盜蹤。實藏臬署。梁謂當偵確虛實。休得孟浪。乃日伏臬垣左右。以伺之一夜漏二下。果見一人。躍垣而出。疾如電。而逝。梁故善彈。老猶黑夜彈香火。百步之外。百不失一。漏四下。下其人。彈其額。聽牆內墮地有聲。知已中彈。詰旦復命歷城令。謂大盜斯得。令問梁。有臬署而爲遁逃數者。梁曰。小人已彈其額。公可白撫軍。急諭稽臬署人等。不宜緩。緩則少縱即逝矣。令曰。然。急調撫軍。謂大盜斯得。撫軍問盜何在。曰。